

百川學海

竟章續書譜

歐公試筆

孫過庭書譜

上
下卷缺

黃伯思法帖刊誤

卡
翰墨志

法帖譜系雜說

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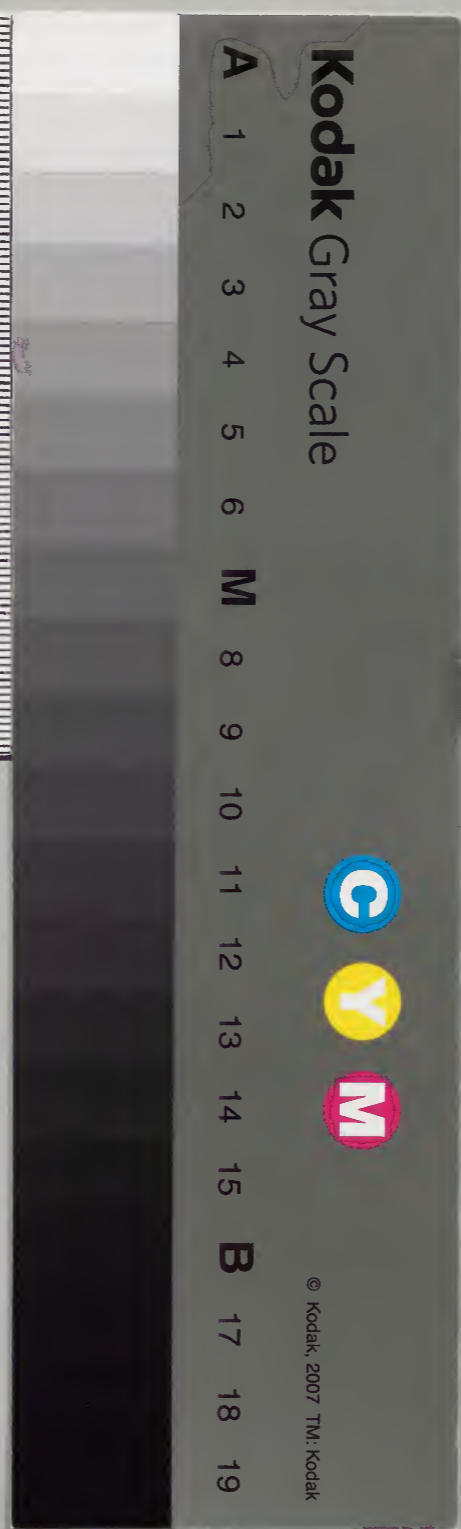
共三十卷

辛集三

九	漢書
八	
五	
三〇	架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25)
函號	370 33

內閣文庫	
九八五四號	漢書類
三〇冊	
三七〇函	一七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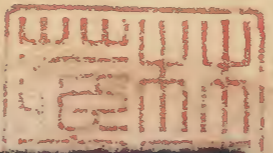


總書譜

總論

番易委

變荒草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
 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磔則出於八分轉換向
 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草草然而真草與
 行各有體制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西
 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
 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
 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
 為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
 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

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為妙矣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

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未或謂體須精隔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為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楷入楷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奇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

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通
 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
 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書有壽問於
 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共一點一畫皆
 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
 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柱肥瘦相混求妍媚
 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
 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
 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

率更結體雖大拘而用筆特備眾美雖少楷而翰墨
 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
 用筆復溺一端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
 入爭効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無助而魏晉風軌
 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
 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
 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
 躡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
 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
 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

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草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趣若泛學諸家則字有二拙筆多失諸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換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悟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渝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

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末宋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入以發代益亦以捺代之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
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量屋漏痕者欲
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
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
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
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一拂又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
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
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
竿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
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
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

動與其鈍也寧速然極湏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
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
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
者亦湏略考篆文湏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
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奉秦春
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
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
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

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木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禪映所貴乎

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

摹書最易周木末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唾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既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忘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榻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

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
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同而肥
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
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
神超邁為王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
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
體雖然充責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
者亦變為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
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每
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鉞圭
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放
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
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
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
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
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祥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忘手闕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勿勞逸而分驟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矐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効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弱於遲終矣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適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資質直者則徑樾不通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歛者契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擊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鈎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措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燥潤

勁媚

勁媚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

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為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

一書譜
疾龍等是也。在下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頭須令覆其下走足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疎密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為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

如美女欹斜如醉僊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蘇子瞻言古者書無不圓以
又自平且古故稱書法者必曰
多矣蘇軾法一平之圓以書之
不單凡有字第一字必圓書之
可法之則法亦難矣書法者一
蘇子瞻言古者書無不圓以
又自平且古故稱書法者必曰
多矣蘇軾法一平之圓以書之
不單凡有字第一字必圓書之
可法之則法亦難矣書法者一

試筆

廬陵歐陽脩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
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
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
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
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
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
者見之懷一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試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

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庫太原人所以晉人喜蓄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

一 試筆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棋剗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

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藜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主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今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鷓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吊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閤倦甚也

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畊白水負薪斫
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登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
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
類爾三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
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
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
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術二字

目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自學者

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

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脩身治人之

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耻說

廉耻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

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黃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補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此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
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
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
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
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
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
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

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
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續書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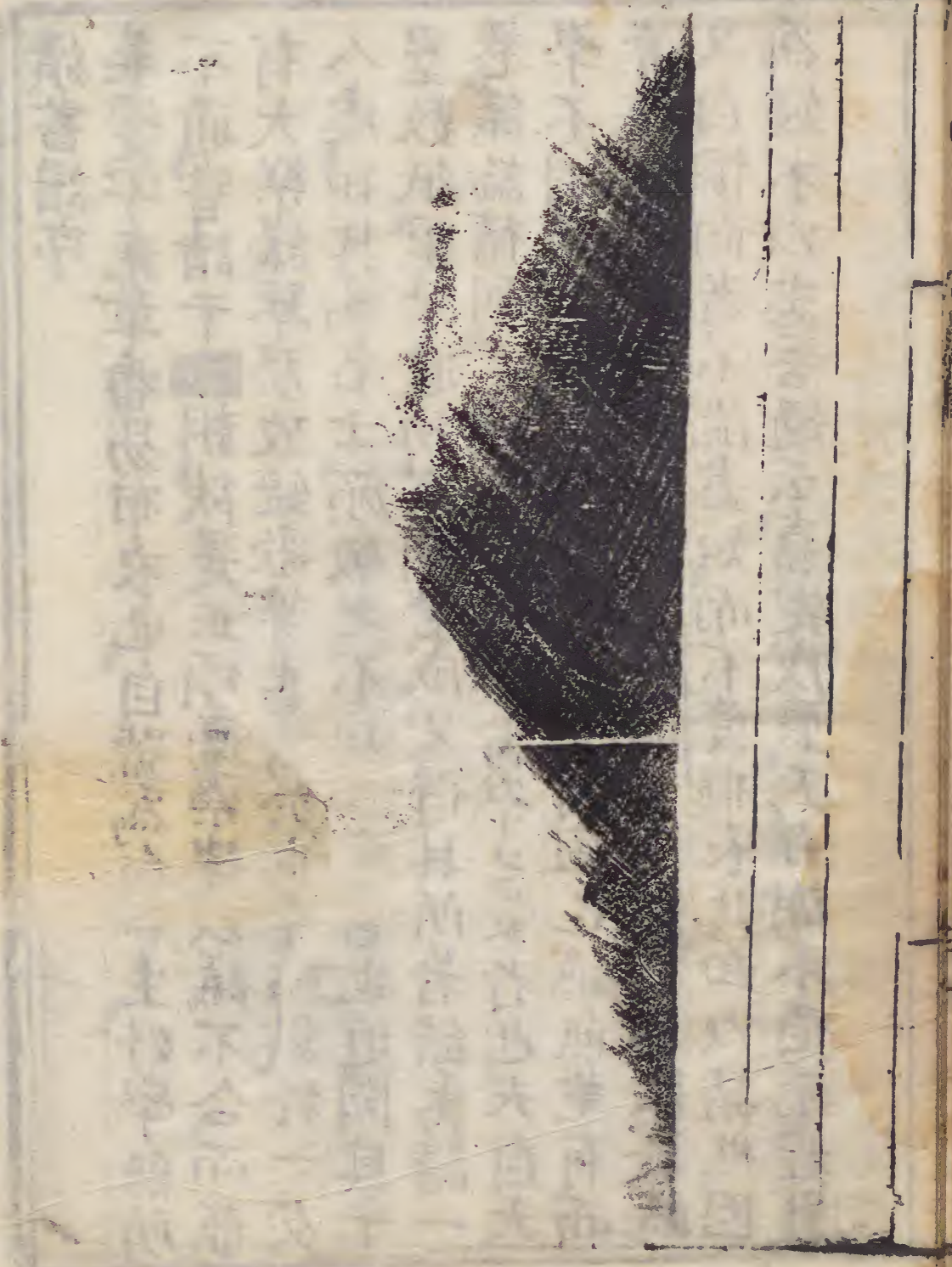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為白石生好學無所
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
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予略識於一友
人處知其為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
墨數紙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
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真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
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董有而
堯章迺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因恨其不遇於時
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摳衣北面以請也因
為錄本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朶伯元若引

書譜卷上

吳郡孫

過庭撰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
 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
 觀可謂鍾張亡改作沒而羲敬繼之又云吾書比之
 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
 池水盡墨假令寡人眈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
 邁鍾之意也攷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據以兼通故
 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
 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作之
 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驚沿革物理常
 然責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而英猶尤改作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

學孰愈面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或改作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智作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

劍一作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
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
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
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脩其本揚雄謂詩
賦小道壯夫不為况復溺思豪釐論精翰墨者也夫
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
並連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
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郝庾之
倫縱不盡其神音亦梃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

微方復闕疑稱疑得未行未古今阻之無所質問按
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
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
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天下草右軍
傳隸法則好弱偏固自開之不遇規詎知心手會歸
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微工出一共樹而分條者乎
加以趨吏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直乃居先草不
兼真治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直以點曰為形
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之為形質草乖
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不互雖殊大有
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大章不泯飛白
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而孫隸奇張芝

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大有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以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習流而暢章務不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四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八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也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也開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執二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闕五乖

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志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踈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効所明庶欲弘 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圖改作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布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立墨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軍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溥之令範空善縑緞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甚不渝人亡業顯或

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盡不傳搜秘將盡偶逢
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代
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
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
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
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
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
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踈意乖言拙詳其旨趣
殊非布軍且在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
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
有貽謀今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
張氏其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

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
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
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
止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
不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制之類
是也轉謂鉤鑲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
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群妙
舉前人之未及啓後李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
責使文約理贍迥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
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李者但在軍之書
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
亦乃情深調合至改作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後

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陳
 欵意上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
 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改作絕致者也寫
 樂毅則情多悌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
 澤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興集思
 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拍意趣作慘所謂涉染方笑言
 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暖之奏馳神睢渙方
 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
 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
 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
 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屬
 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微改作適可兼通

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關
 於肖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改作灑流落翰
 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
 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
 於所臨矣若思通措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
 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
 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
 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
 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
 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
 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

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效改作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辨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踈形骸未檢濯改作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

備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改作扶踈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之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剛很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

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
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鎖者諄改作於俗吏斯皆
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
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
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虫改作篆陶
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
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
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
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規
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止改作
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指

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
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
得魚獲兔猶愜筌蹄同改作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
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
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
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
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改作自高輕至改作陵誚余
乃假之以縑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觀愚者
改作繼聲競貴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
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
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
豈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囊庸聽驚其妙響逸

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群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怒而後請門生護書机父削而子懊知之與改作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惟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知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虫改作哉自漢魏改作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改作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嘉定戊辰冬改正三十五字

法帖刊誤目錄

卷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卷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五大令書下

法帖刊誤目錄終

法帖刊誤卷上并序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
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瑤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
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未嘗筆翰妙薦紳間在
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
其目踈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
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閣別稍久帖之類有雖
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木令諸草帖為唐
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
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用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

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者其主名者若以
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
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車慨然古
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
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
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
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
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
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
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

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以前
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未
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
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
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
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
不取答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
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
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
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
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
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堰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偽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因疑其偽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寶象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末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

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草草十紙過江凶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任子王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

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真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家文武帖益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師者明蓋作史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

人有計策六奇立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
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
後無所觀先公尚節求越可遵佩藏斯戒以薦終身
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求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
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篆書人間殊少
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
傳乃篆書也張懷瓘曰以流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
皇家後章草一衣蓋唐人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
書鵝雀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
字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字本唐人所
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現帖末云輔國司馬

筆勢婉雅與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爲偽者蓋以惶恐再拜
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云
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
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
中有云頓乏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
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真矣按祭
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

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是知匆匆出於祭義一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為媿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曰媿此云媿子未知目何戚也媿云媿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案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晉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偽審矣謝莊首終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

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迺述子自太原王

耳非琅琊族也非通古甚那非通古甚那至爾

非字下

劉瓌之迺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

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

廙三十四日帖無異王氏擬操微渙之四子書皆真

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

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

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

臣文臬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

氏諸子則逸少之書擬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微之

得其勢換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持
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
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
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
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虞每寶玩
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
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真
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
此語不得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
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

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
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下壺謝發與前杜
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作
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末覺益十二字
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
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
同書聲信不虛得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
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
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偽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
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
知常以為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僕嘗攷
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
上至神堯時為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
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
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起始作相既在
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
觀字勢亦數褚作嫵媚態其偽必矣後家姪至一帖
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

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庚子山
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真求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
為之

柳少師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
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
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
循并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
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為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
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

古吳二

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丹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
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跋說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
書云楊州襄陽德系字殊無三代體其辭皆唐人
筆也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云田疇耕
耨爲政朞月而致灑令使父子爲郗魯乃李陽冰篆
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
畧云驚通復田疇關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朞月而致
之則灑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郗魯使父子長
得其宜此帖乃一田疇等十八字一斯書九

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
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時人李鍾書但作側矣殊失天勢王著
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亦斯邈並列其
誤至此儋有嵩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寶象述書賦如續
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此亦
師帖尤疎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季二十六著晉史
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
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遠爾以來自一功進此偽帖云但衛
隨世所摹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
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云啓中語欲小
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
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弁師書自當
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又
前輩論此帖以其勅字從力館從舍爲偽未中其病
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
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
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偽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
昂作者其答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
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
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
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
僊則欲僊而已至沈薄紹之書乃云如僊人嘯樹則
真僊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
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
亦不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
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
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

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真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或作耳中聞疑當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媵等亦偽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癡等語廁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郝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郝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

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僚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偽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閱別稍久着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

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園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察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榻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
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
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
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
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畧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畧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
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
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未
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
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芳邈迹
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
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
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
之深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
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
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
代之後人相承毀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偽如初月有云羲之是
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
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

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則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望至七帖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與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乘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爲耳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此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閣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

異晉體

脩齡王胡之也王熙祁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
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
或作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鎮荊州以石虎哀暴婁
表請北伐康帝及朝上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
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
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
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
群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
無足恠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獲一統
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書

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
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
屬郡既檢察苛急士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
尺牘間自彰其通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
就勞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
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
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
法帖有其十五散實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

而叩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虞
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
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叩竹杖卿尊長
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叩竹杖皆
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
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
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
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
以為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
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
里惟以此為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
注殊淹絕與書不啻爾耳然當時真長子獻

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益無足怪溫飛
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
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偽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
自可賞

鵝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
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逸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
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
息帖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芻注故
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
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

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
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匆
一僧字為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作以摹入行中則害理
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
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
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紙御府中法書率如
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
僧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
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
之將至而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
黠滅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
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法字入行大小既

不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
子且體如第五卷近世偽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
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礮石深足可疑事兄憲患散輒發離散者
寒食散之類散中益用礮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
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
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礮石熱蒸出外故
草木焦滅鑿看果礮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
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礮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
亦不冰又鷄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
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

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今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塋此段本草礬石部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糸耳比者勿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借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郝家帖也蔡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郝家離語子敬前室郝曇女也郝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

緜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請說之卻非也卻誅乃春秋晉大夫卻縠郝鑿乃史大夫郝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郝卻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魚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郝郎亦誤讀也今因郝氏帖聊爾及之以紉俗繆梁中書郎虞劼表三逸少為會稽子敬為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適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

占吳下

豈至拘攣同餓隸會日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
太極琬題猶重書謂不書夫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
精械衆爭求數幅新君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况
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真得地
牙披尺許目增明響而跋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榻若傳
善完碧摹刊願垂世聊爾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善聊爾三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
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
欲請為軍司察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
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
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

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
部字為益郎蓋下接耆舊傳字此帖益借陳壽所著
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東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五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
要非大令書也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
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
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畧云汝決欲

來下張歸於來下之字下有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
枋足人方足力強不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
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
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
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
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
帖一手也豹奴在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
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
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
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

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至

氏帖明甚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邪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
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申譚與第五卷章草不可
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
此段世字缺中書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
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
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嫂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鵝群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
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

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壤村道士舉群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鍾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為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春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王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
真易識蓋了然知其偽者十九而後乃知
董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擗擊者多故
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
察真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
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
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
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
許翰松老跋川本無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
瘦或道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
簡猶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
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
名取售然布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沉流傳歷代
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
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
余每得布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
喉間少甘則已未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
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

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鏐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預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潑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

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

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一字因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此視昔言漠然畧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信墜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木末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

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驕驕終以駸駸不為絕

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鴝識

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

端雅莊重結密侍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

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

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

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二

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
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當時

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

新巧字勢踈瘦如朽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

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

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

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

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

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

軒昂殊未究其末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

也昔人謂支道道人愛馬不韻末曰貧道特愛其神
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
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
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
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
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
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太
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木叔猶之可也
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
不自得之蹟故別為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
筆端了無闕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吾力學
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為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書得佳處故於
二主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
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復為單誠非蒼朮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為也又其叙草大畧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為得法必至於此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政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

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

來雜書游絲書性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

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畧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電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

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蘇論文房之用有另與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若舊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為玩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微硯既用則此石為所畧

唐何延壽謂右軍永和中和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

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此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珍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成卷秩皆用皂鸞鵲木錦標褱白玉珊瑚為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

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仙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取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士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拜壁匣寘坐右以為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竊冥亦易以點畫工便為至極

卦象德該神明開闢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曾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八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赫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壤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翰墨志

目為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寂晚自幼粗知
 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
 識真近世所藏率是荐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
 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
 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
 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
 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
 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法帖譜系

淳化法帖	豐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太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
		蜀本
	二王府帖	長沙別本
	黔江帖	廬陵蕭氏本
	臨江戲魚堂帖	利州本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淳化三年刻板
 禁中蓋為十卷

是為歷代法帖之祖

烏鎮張氏本
福清李氏本

新絳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尚書郎潘師旦以官法帖刻石增益名帖總為二十卷

亮亭木本

凡圈者自成一派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諸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敘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

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郝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

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群臣往時故相劉公沈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私竄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益入行出俾

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勸也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

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置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穰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

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

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一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椎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刊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

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尚論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須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少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須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

庚子備負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髮髯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僊芝靈芝鑄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
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
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
湯正臣摹 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
男僊芝爲一行靈芝鑄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
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
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
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
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銀木家孰或遇
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
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
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雪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堅
之齋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
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
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厚有以
法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
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

各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
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以
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
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
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
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

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
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
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
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
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
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
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
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

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為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
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
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墓刊未畢先君殿丞繼之
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刊缺大半今
續完之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
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上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
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云潘師旦
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
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
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
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
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
茲得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密頃刻石
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

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
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
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
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
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
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
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
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
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
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
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

雪川官滿得闕逆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
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
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
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后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第二行菱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
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
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
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
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
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
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為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
字畫精神適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書

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群字落筆之類此稍異
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
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頭
上登封書為別此文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
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
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
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

希元皆有之

此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太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鶯群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道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譜系雜說下

余聖者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卅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為攷一卷以便檢閱溥佑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予所記如何予曰博矣廼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閣殲焉初余頗惜此板不以他板雜特諸之閣逮是他板獲免秦翟而譜系反為焚惑下取豈固有數邪余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祕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焰生平日力事心力為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邪因念曩與谷中校讐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

本於友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
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家各跡已如夢幻諒
蓋頭政以為寫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痼疾尚堪
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
東跋

寫告閱畢

